

回憶舊北京

凡是到過北京的人，沒有不對它留下深刻的印象；離開北京以後，沒有不常常懷念它的。

北京，好像是每個人的戀人；又像是每個人的母親，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在吸引着每個從外省來的遊子。住在北京時還不覺得怎樣，一旦離開了它，便會莫名其妙地想念起來。無論跑到什麼地方，總覺得沒有北京的好。



刘叶秋 金云臻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写在卷首

北京，这伟大祖国的首都，世界名城，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，又有着光采夺目的灿烂文化。随着近年来旅游事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都拥进了她的怀抱。既想看看今日腾飞中的北京城，更想知道昨天北京城的古老面貌。北京，已是世界五大洲所瞩目的一颗明星了。

本书作者先夫刘叶秋，就是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迈开了他人生的第一步，在七十一载的漫长岁月中，饱尝风霜，历经坎坷，终于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走完了他的人生征途，又安息在这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之中了。他生在北京，成长在北京，工作在北京。他对北京，既或是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都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。对这里的风土人情，典制掌故，人们喜闻乐道的事，他亲身经历、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不少。生前他已写成数十篇，如书中的《过新年》、《逛厂甸儿》之有关民俗，《致美斋话旧》、《老北京的饭馆儿》，记致美斋、便宜坊、沙锅居等老字号饭馆的精美肴饌和热情服务，《老北京的“打鼓儿的”》又显示行业特点和人物性格，《记京剧女演员陆素娟》、《忆鼓王刘宝全》、《忆还珠楼主》、《忆刘云若》、《忍

摘记》等等，虽属回忆一人一事，但从不同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，可做为资料参考。《纪晓岚阅微草堂》，即在作者儿时居住之侧，确实指出所在地点，可以纠正传说中冤统含糊之失。《明湖春与惠中饭店》，记载刘氏园亭布置，又为独有的第一手材料。其他数篇，涉及面也比较广泛。这些和老年朋友们谈谈，回忆回忆逝去的岁月，定会增添今日欢渡晚年生活情趣；和年青朋友们说说这些古董话儿，对了解过去有所帮助，新旧对比，更能激发对今天新社会的热爱。其中《荷花塘畔忆童年——小记荷花市场》、《说说办丧事——点主、出殡及其他》和《小游白云观》三篇，原在作者写作计划之内，但因他离去匆匆，未能完卷，只好由我代为执笔完成了。我才疏学浅，既不会说更不会写，聊以充数而已。尚祈读者多加指正。

这本小册子之能付梓问世，要感谢燕山出版社，尤其是该社的宋锡冰、海波、赵珩、张秀玲诸同志，给我以鼓舞，以力量，鼎力相助。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汪元澄

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北京

目 录

京华琐话..... (1)

燕居梦忆..... (125)

目 录

过新年·····	(1)
逛厂甸儿·····	(8)
小游白云观·····	(14)
陶然亭·····	(18)
城南游艺园·····	(20)
明湖春与惠中饭店·····	(27)
纪晓岚阅微草堂·····	(30)
消夏拾零·····	(35)
荷花塘畔忆童年 ——小记荷花市场·····	(39)
致美斋话旧·····	(45)
老北京的饭馆儿·····	(49)
老北京的“打鼓儿的”·····	(66)
说说办丧事 ——点主、出殡及其他·····	(73)
姜妙香的绘画·····	(81)
吴幻荪函张大千较量绘画·····	(86)

牡丹与《青松红杏图》	(88)
记京剧女演员陆素娟	(90)
忆刘云若	(95)
忆还珠楼主	(103)
忆鼓王刘宝全	(113)
思痛琐记	(120)

过新年

光阴弹指，又届岁除，不觉想起从前过新年的一些琐事。按清人笔记，于京中过年习俗，多有述及。但大都略似提纲，语焉不详。过来人看了，总觉得不过瘾；现在的青年看了，又得不到具体的印象，所以我在这里铺叙一番。

小时候盼望过新年，不只是为了穿新衣服，吃好东西，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，吸引着我。因此今天讲起五十多年前过年的情景，记忆犹新，如在目前。

老北京忙过年的事，一般由旧历腊月中旬即已开始。从腊月二十三日祭灶起，就算是“过小年”，进入送旧迎新的阶段了。“糖瓜祭灶，新年来到。姑娘要花，小子要炮”，为北京流行的俗语。关东糖有作瓜形的，故以“糖瓜”称关东糖。所谓“花”，指用红绒或杂色绢做的假花，小姑娘戴在头上的。一种红绒的“喜”字，不仅新年戴，凡结婚、作寿等喜庆事，都少不了它。“炮”指爆竹，是男孩子喜欢放的。

灶王爷，照例供在厨房大灶旁边。一般全把画像贴到墙上，在下面钉个三角木架，架起一块小木板，当作桌

子，以便放香炉、蜡扦和供品（蜡扦，即烛台，多以铜或锡制成，其上有铁扦直竖，以插蜡烛，故京语呼为蜡扦）。灶王爷像，各纸店和香蜡铺均售。木刻加彩色，印制甚为粗劣（从前北京人称卖纸张文具的商店为纸店；货色齐全，比较讲究的大文具商店如琉璃厂的荣宝斋，清秘阁之类，叫作南纸店）。你去买灶王爷像，不能说“买”，要说“请”，以示尊敬。

古代祭灶用黄羊，据清人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说清代内廷尚用之。民间就主要用关东糖（即糖瓜）或南糖了。祭灶时，供上糖瓜，焚香礼拜之后，就把神像从墙上揭下来，和金银纸、黄表纸等（金银纸，指用金黄色和银白色锡箔折叠成金银锭形状的东西；黄表纸，是一种黄色的既薄且软的纸，本为祭神祈祷写表文之用，故名。旧时焚此二者，是作为献给鬼神的财物的）一齐焚化，送灶王爷上天，向玉皇大帝“述职”，禀报人间善恶去了。直到除夕接神时，把新“请”来的灶王爷像再贴到墙上，依旧焚香礼拜，才算神归旧位。北京原有“灶王爷上天——好话多讲”这一句歇后语。上供祭祀，即为请他美言；但用糖瓜作供，又有粘上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多口之意。虽似矛盾，却显示了一种幽默感。

照我家的老规矩，在祭灶的这一天，还要在院内立起“天地桌”来，把一张大方桌放在正房的廊檐下，陈设香炉、蜡扦，用木头牌位或长方形红纸，写上“天地神祇之位”，供在中央。每天早晚焚香礼拜，以祭天地之神。从除夕迎神起，正式致祭，到新年的正月十五，过了灯节，

方才撤去。供品多为干果，如荔枝干、桂圆干、花生、栗子、红枣等等，分装八碟，陈列桌上。也有不少人家用蜜供和大月饼当供品。蜜供是一种蜜制的面食，以许多小长条架空连接，色作金黄，顶尖下方，高矗如塔。大者高达数尺，玲珑剔透，真像很好的工艺品。月饼则为自来红，大块在下，小块在上，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，也很好看。那时北京著名的糕店铺正明斋，可以预订过年用的蜜供和月饼。蜜供要多高的，月饼要多大的，共若干斤，顾客与店方当时说妥，由店方出一单据，顾客持以分期付款，每月交一点钱，到年底取货，叫做“打蜜供”。这样，零星交钱，数目甚小，不成负担，对小市民是一种方便。店方先得货款，也有好处。不过拿蜜供放在院内陈列，风过沾土，不宜久置。干果则从腊月二十三日摆到正月十五，去皮冲洗，依然可食。

祭灶的时候，爆竹之声盈耳，非常热闹。从此，小孩子开始过年，可以不断地燃放鞭炮，而大人们正在忙着“年事”：买年货、做年菜，给小孩子准备新衣鞋帽等等。把金银锡箔折叠成纸锭，就是老太太们“忙”的事情之一。除夕之夜，照例不睡觉，叫做“守岁”，大人们或打牌做竹城之战，或者下棋谈天，以消永夜。小孩子主要是放花放炮，也有的玩升官图。升官图是用一张像棋盘一样的方纸，上面印着“状元”、“榜眼”以及各种官位的名称，靠着掷骰子的点数和采色来定升降。大家围炉共坐，笑语喧阗，喜上眉梢，欢腾室内。这样玩到将近天亮的时候，大人孩子全累了，就歪在床上小睡片时。等天亮已经为明年

的元旦，要起来出门去拜年了。“今年只今日，明日是明年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除夕。

元旦有一件小孩子很感兴趣的事，叫做“踩祟”。除夕之夜，把许多干芝麻秸，一根一根地扔在院子里，分布均匀，四隅皆满。元旦早晨起来出房门，一下台阶，走入院内，就把芝麻秸踩得嘎嘎作响。大家你来我往，直到芝麻秸全被踩碎，才算完成了“踩祟”的仪注。“碎”与“祟”同音，取一年开始驱除邪祟之义，大约和古时在门口立桃符，挂松柏枝的用意相同。小孩子们总是一根一根地挨着个儿踩，非常认真。北京四郊的农民，趁农闲的时候，在腊月中挑着一担一担的芝麻秸和松柏枝等入城叫卖，即适应这个“踩祟”的需要而来。街头巷尾，常常可以听到“买芝麻秸来”的吆喝声，买的人很多。松柏枝是用小绳系起来，挂在窗边和大门的门框上的。那时我家在院角砌了一个砖灶，不断烧柴锅贴玉米面饼子吃。每年踩碎的芝麻秸，即扫起来做燃料，贴一锅饼子，这又可以说是废物利用了。

只是从正月初一至初四这四天，吃的都是剩菜剩饭，叫人不满意。因为正月初五这一天叫“破五”，不到“破五”是不能用生米做饭的。所以只好早做出好几天的饭菜，用大圆笼（一种用竹木制成的大型圆形食盒，有盖可以开合，形状略如蒸馒头的蒸笼）装起，放在院子里冻着，当做天然冰箱。吃时取出来加热，味道自然不如新做的好。我家那阵儿，总是在除夕，大家动手，包出许多饺子存着，有荤馅的，有素馅的。饺子包多了，不好存放，

于是有人出主意，用薄木板钉成簸箕的形状，装上饺子，一层一层像笼屉一样地叠起来，有敞口的一边通气，饺子既压不破，也坏不了，成为新年存饺子的一种“创造”。初一早晨，吃素饺子，初二至初四早晨吃荤饺子，吃得人腻极了，只盼到“破五”弄点新鲜的，换换口味。因为饺子以薄皮大馅为贵，新年的饺子不能煮破。所以得要皮厚馅小，怎能好吃？现在想起这事，觉得很可笑。老规矩不知是谁定的，既然不方便，为什么还非遵守不可呢？这大概就算“约定俗成”吧！其根源恐怕还是迷信。

一到正月初一，不拘见了街坊邻舍、亲戚朋友，都得拱手作揖，说“新喜，新喜，发财，发财”。同时安排好拜年的日程，今天去几家，明天去几家，怎样顺道，要有个算计。不过，这件事实在没意思！你给我拜年，我得回拜；我先到你家，你也得照样登门。这种“繁文缛节”，虽然彼此厌烦，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先行破除。经常是此来彼往，交错于途，谁也见不着谁。有时在路上相遇，互道新喜，然后一揖而别，说声“两免”，算是省了事。有车的“大人先生”们，常常叫仆人坐着空车，拿着名帖，到处拜年，只在人家门口向门房举着名帖，说声某老爷来拜年，对方仆人就回答：“家主人不敢当，挡驾”，于是拜年的仆人驱车去往另一家。这种“以空对空”的拜年方式，明朝已有之，清末民初犹盛，到后来就发展成有了固定的台词，双方仆人作一番相应的对白，即完成了主人间的拜年“仪注”，这也真得训练有素才行。

孩子们给长辈拜年，无论在家或走亲戚，都得真磕

头。一般是在堂屋的方桌、条案、大掸瓶之前，扬尘舞蹈，跪拜一番，然后得一个红纸包的压岁钱，一块银圆，固为厚赐，半圆也不算少。我小时还特别喜欢袁头的半圆银圆，觉得小巧可爱，而舍不得用呢！小孩的财路，除去磕头拜年得压岁钱之外，就是砸“闷葫芦罐”了。所谓“闷葫芦罐”是一种泥烧的罐子，略如现在街头的果皮箱的样子，而小得多，只上端有一个小缝，能容下一个铜钱。孩子们把平日大人给的零用钱，节约下来，有一个半个的，都由缝内投入罐中。因为钱入之后，即不能出，只有砸碎，才能取用，所以叫“闷葫芦罐”。积少成多，逢年节要用钱时，就把罐子向地下一摔，哗啦一声，铜钱满地。捡起来数一数，踌躇满志，仿佛一下子成了富翁，高兴地拿着它逛厂甸买空竹或大糖葫芦去了。

过新年贴对子（即对联），也是应景的老例，一般都贴在大门的两扇门上。有的因为门扇上已有刻好的对联，如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等表示门风的永久性的句子，过年不能更换，就另外用红纸写两个小长条，分贴在两边的门框上。联语如“五风十雨皆为瑞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、“又是一年芳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”等，都较常见。一些小户人家，无人能写，或者图省事，就到门口的对子摊子上买一副来贴。摆对子摊的，以落魄文人为多。街头巷尾，随处可见。一般都是用一张方桌，上设纸笔墨砚，把用红纸写好的对联，横披（即横幅）、喜字、福字等等，大小大小，长长短短的，挂在墙上，或压在桌子边，任人选择。也有自己拟好联语，请摆摊的人临时书写

的。无论买现成的或定写新联的，全用不了多少钱。一些小商店，门上贴的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之类的对联，来自对子摊上的亦不在少数。据一位摆摊的人说，年前这几天，如果买卖好，可以赚两、三块钱。三十年代初，北京物价相当便宜，拿一块“大洋”上街，能买一“洋车”（即两轮的人力车）东西拉回来。两、三块钱，是个不算太小的数目，够过一个肥年的了。

逛厂甸儿

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，街分东西，与南北之新华街十字交叉。本名海王村，亦曰海王庄，以其地有琉璃窑，故称琉璃厂。厂甸，原指窑前的一片空地而言，后遂直呼琉璃厂为厂甸。公元一九一七年于厂甸旧址创建海王村公园。自明代起，书肆即荟萃于琉璃厂，至清季而益盛。除书肆外，古玩、字画、碑帖、文具以及珠宝玉器商店，鳞次栉比，形成一条文化街。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，琉璃厂街头巷尾，到处设摊，食物、玩具，无所不有；书籍、古玩、字画等，亦皆陈列上街；游客骈阗，异常热闹。北京人于此际来游，称为“逛厂甸儿”，自清乾隆间即有此俗。在清人笔记中，如乾隆时成书的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和光绪时成书的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，都提到琉璃厂，而所叙内容有异，可借以考知清初至清末这里街巷面貌的变化。潘荣陛说：

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。厂制东三门，西一门，街长里许，中有石桥。桥西北为公廨。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，即窑厂之正门也。厂内官署、作房、神祠之外，地基宏敞，树林茂密，浓阴万态，烟水一泓。度

石梁而西，有土阜高数十仞，可以登临眺远。门外隙地，博戏聚焉。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，百货云集，灯屏琉璃，万盏棚悬；玉轴牙签，千门联络；图书充栋，宝玩填街。

这是康熙、乾隆间琉璃厂的情形。这里有高阁、石桥、茂林、烟水，景致幽胜，乃以窑厂为中心的游览区。春节时搭棚挂灯，点缀新年，犹如古时过上元观灯的习俗。到了清末，则琉璃厂景物全非，平日只是一条文物街，过春节，则成为一个热闹的庙会所在。因此富察敦崇写道：

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，古曰海王村，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。街长二里许，麇肆林立，南北皆同。所售之物，以古玩、字画、纸张、书帖为正宗，乃文人鉴赏之所也。惟至正月，自初一日起，列市半月。儿童玩好在厂甸。红货在火神庙，珠宝晶莹，鼎彝罗列；豪富之辈，日事搜求，冀得异宝……

富察敦崇叙述的光绪间春节厂甸种种，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。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，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。我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这九年中，过春节时，几乎天天逛厂甸。虽然兴趣爱好，随着年龄而变化；由买食品、玩具，到买旧书、旧画；逛的范围，由大而小；可是厂甸的全貌。至今记忆犹新。因此想给富察敦崇作一回逛厂甸的“读书”。

除夕连续不断的鞭炮声，在新年元旦的清晨逐渐稀疏下来，八点过后，由虎坊桥缓步向西，刚往北转，入新华

街，就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听到了风车梆梆作响。风车是过年时北京儿童喜欢买的一种玩具，用秫秸杆扎成架子，四边安上小圆轮，轮上各置小鼓，迎风摇动，小槌即敲鼓出声。随着人流前进，不仅东西两面一个挨一个的货摊，陈列着的五光十色的物品，使人目不暇给；四下里各种叫卖的声音，也令人应接不遑。“山里红，就剩两挂了，谁买？”“买一捆香草，回去熏屋子吧！”山里红，为北京人对红果的俗称。近郊农民挑选个大而色润的红果，用小绳穿成一大串，挂在脖子上或套在双臂上来卖，每串称为一挂；所以北京有“卖山里红的说睡语——就剩一挂了”的歇后语。香草是用蒿、艾之类晒干捆扎成束来卖。这些都只站着吆喝，招揽顾客，并无货摊。加上这边选空竹，抖得嗡嗡盈耳；那边挑“步步登”^①，吹得扑扑作声；红男绿女，此往彼来，衣彩鲜明，肩摩踵接；儿童笑语，一片喧腾；交织成节日浓厚的欢乐气氛。至于举着风车和大糖葫芦的^②，则大都是游玩已毕，要回家的了。

由新华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，东西即琉璃厂街，海王村公园，坐落在东街西口路北。一到园门口，就有人拿着用布制成的掸子，为你掸掸衣上的土，嘴里再说两句吉祥话，你得掏出一两枚铜元给他。园内大部分是古玩书画等文物店，分列两边，各自出摊售货。园中央搭着一座高台，上设桌椅，出售茶水。可以上去品茗歇腿，俯看游人。园东小巷内路东有一座吕祖祠，旧时香火很盛，很多人来此求签^③。出园再东，路北为火神庙（“民国”初年，曾称“文化商场”），乃珠宝玉器之集中地，货摊密集，晶

莹夺目，而真伪相杂，索价甚昂。如能识货，于此亦可得珍品。

琉璃厂东街路南，还有一家小铺叫作信远斋，以售冰糖棋子和糖葫芦出名。冰糖棋子以冰糖制成，形如围棋子而色似琥珀；用黄色纸盒盛之，平列一层层，晶莹可爱。冰糖葫芦以小竹签穿单个红果用冰糖蘸成，不象一般糖葫芦的穿成一串；与冰糖棋子一样酥脆适口，异于寻常。夏季卖酸梅汤，装大瓷坛以冰环之，其凉震齿；所制蜜饯干果亦佳。春节游厂甸的人，大都来这里买些冰糖棋子和糖葫芦带回去。

至于书摊，则从南新华街的大沙土园往北，大街小巷，到处皆是。刻本、铅印、影钞的各种古旧书以及过期的报刊杂志，无所不有，可以慢慢挑选，仔细翻阅，价钱也能商量。即使你看了半天，一本都没买，那位看摊的“掌柜”，也不会有何怨言。有时顾客把书弄乱，他也只是默默地照旧整理好，放回原处，不说什么。我有一部吴大澂的《说文古籀补》，失去上册，无意中从厂甸书摊上找到缺下卷的残书，以很低的价钱买来，补足我那部书，甚为高兴。我还购得一套清初刻本的苏东坡诗集，上面有清咸丰年间署名信翁的跋语和诗句墨迹；也是逛厂甸的收获。

以前每到春节，琉璃厂等处的书画商，就在和平门外原师范大学附近搭成几座大席棚，悬挂屏联条幅，陈列卷册扇页等，仿佛现在开展览会的样子。但其中凡属大名家的，都系伪迹；小名家的，也伪者大半。四郊居民过年挂